

难忘戍边垦疆三十年

□党军讲述 赵向东整理



(2019年,党卓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党卓,1930年11月出生在临洮县城毛家巷。先后就读于养正小学、临洮中学,是一名戍边垦疆30年的老战士。1980年调任临洮二中办公室主任,1990年离休,2020年10月逝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党卓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19年8月,当时他已89岁高龄,但思维敏捷、精神矍铄,给我们讲述了许多他当年投笔从戎、戍边垦疆艰苦岁月里难以忘怀的往事。

(编者)党卓老人为解放新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回到临洮后,积极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离休后,他继续发光发热,书画作品多次参展并获奖,多篇诗作发表于国内各类诗刊诗集。晚年他生活虽简朴,爱心却绵长,汶川地震爱心捐款、玉树地震爱心捐款、资助困难学生等都有他献出的一份温暖。2020年3月,为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卧病在床90岁高龄的他还主动捐款。他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位老党员、老军人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

1949年8月临洮解放,我心情特别激动。当时我正在临洮中学高中部就学,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王震将军的部队在学校征兵的宣传资料后,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全班名列前茅,又是学习委员,原本我的人生目标是考个理想的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报效祖国,但想到投笔从戎可以直接报效祖国了,这是一道二选一的选题,我没有太多犹豫直接选择了后者。



1949年10月,党卓与战友们踏上徒步进疆征程。

这也可能与我中学时期的历史老师王工程先生有关,他的历史课讲得绘声绘色,往往爱憎分明、慷慨激昂——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令我悲愤痛恨,左宗棠抬着棺材收复新疆使我无比敬仰……或许就是在这潜移默化中,我参军参战精忠报国的信念在内心早已深深扎下了根。我心想,参加祖国战争没赶上,参加解放战争的机会再也不能错过。因父亲去世早,我是母亲含辛茹苦拉扯大的,但忠孝不能两全,年仅19岁的我毅然背着母亲报名参加了军。当如愿以偿穿上人民解放军的绿军装,我高兴得手舞足蹈。

1949年10月6日那个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我们整装待发。万千思绪在心头交织萦绕无法平静,有对母亲深深地依恋和牵挂,有对报效祖国热切地憧憬和渴望,我含泪写下一首小诗《闻笛》:“小巷夜深闻玉笛,阳关一曲倍牵思。水波朗月中秋夜,正是出征别母时。”在母亲万般不舍的泪眼中,我和1500多名战友义无反顾踏上了徒步奔赴新疆的征程。

—

征途漫漫,一路上战友们都很是劳累,我以自己的文艺特长自编自演打快板,沿途给战友们打气加油、缓解疲劳。我的表演受到战友们的欢迎,还被部队评为行军宣传模范,奖励竹笛一把。行军起初每天50公里,后因新疆个别地方土匪武装勾结外部敌对势力制造混乱,甚至煽动新疆独立,形势变得严峻复杂,上级命令急行军每天70公里。每个人的脚上都磨起了血泡,一天走下来,一个泡还不好又增加一个泡,成了“泡叠泡”。可当看到女战友昂首阔步行进的气势,我们岂能示弱?又不由加快了脚步。

行军途中,我们渴了啃点河中的冰或山上的雪,饿了吃点炒面,有时炒面吃完了,我们就用盐水煮点小麦,虽然苦但却很开心。部队经过河口、永登后,便开始翻越海拔3700米的乌鞘岭,翻越乌鞘岭的难度就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乌鞘岭自古就是河西走廊的咽喉、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史书中很早就有“盛

山与阿尔金山之间,人迹罕至,1月份的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几度,风裹着沙粒吹过来打在脸上撕心裂肺的难受。走了那么多路,我的圆口布鞋的鞋底老早就磨穿帮了,只有赤脚行进。迷路、缺水时刻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如果迷路或许就会永远与沙漠作伴了。还算幸运,我们用了10天时间终于走出了“死亡之海”。然后又走过巴楚、伽师,在历经1800公里的艰难跋涉后,终于到达目的地喀什。因长途行军,我们出发时穿的棉衣棉裤早都磨得破烂不堪,棉花几乎都掉光了。

二

到喀什时日历已翻到了1950年的3月10日,我被分配到第一兵团二军政干校。当时已是春耕播种时节,行装未卸,征尘未洗,在料峭春寒中,我们穿着掉光了棉花的军衣,立即开进荆棘、砾石遍地的荒野安营扎寨。天山脚下、戈壁深处,流汗水、洒热血,大开荒、大生产。战友们不畏艰险战斗斗地的精神深深触动着我,满腔激情从我笔端倾泻而出:“跃马持枪日夜巡,雪眉冰掌守昆仑。风华正茂寻常事,驱雾播霞勤种春。”茫茫戈壁变良田,不毛荒野现绿洲,我们1500名临洮儿女揭开了扎根新疆、屯垦戍边的新篇章。我的诗作《夜宿干沟》:“壁立两山一线天,厉风如刺透沟寒。尘装未解入香梦,军号声声又跨鞍。”以及《战苇湖》:“葭葭深处蚊成雷,泥臂挥镰任尔飞。汗洒苇湖星点点,喜听战马嘶吹吹。”等,就是对那个火红年代以及青春岁月的真实写照。后来我还写了一首《忆王震将军》:“神勇曾驱十万兵,南征北战著英名。请缨西进红旗举,建厂垦荒志忠诚。星斗长空天静静,清泉大漠草菁菁。骨灰融化天山雪,碧血丹心写汗青。”以表达我对王震将军的敬仰之情,同时也表达我们这些跟随王震将军进疆的老兵,几十年用青春与热血奉献边疆的无悔与自豪。

我们白天开荒,晚上进行文化素质的提高培训。组织觉得我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就让我兼任文化教员。为此我挤出有限的休息时间,每天都要认真地备课,以提高授课质量,我所培训的学员考试通过率达到了90%以上。我的勤奋努力和积极工作得到组织充分肯定,1954年经新疆军区党委批准,荣立三等功一次。

我们还边垦边牧,冬天就用羊毛捻成线自己动手织毛衣毛裤过冬。我织毛衣毛裤的手艺又快又好,许多战友都来请教,我倾尽所有耐心教他们,还替他们编织,让大家过冬都能有保障。

(连载上)



新疆老战友参军进疆五十六周年纪念



战士们当年使用过的农具。

丝路驼铃

山丹峡口古城

□刘志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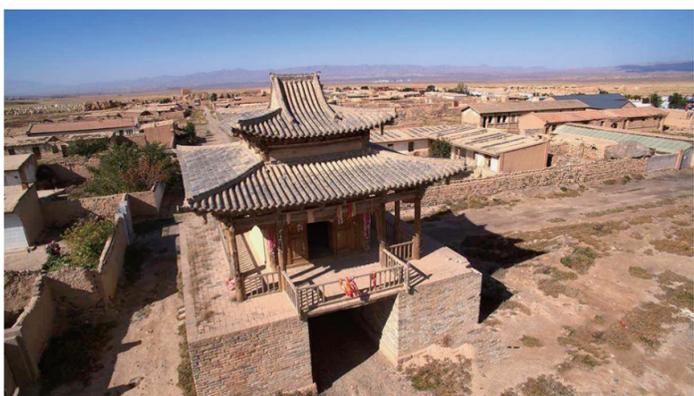
明朝中晚期内阁首辅杨一清曾三次出镇西北边关,途径山丹峡口关寄宿,留下《山丹题壁》一诗:“关山逼仄人踪少,风雨苍茫野色昏。万里一身方独往,百年多事共谁论。东风四月初生草,落日孤城蚤闭门。记取汉兵追寇地,沙场尤有未招魂。”为峡口古城增色不少。

峡口,位于丝路山丹县老军乡,是甘凉古道上一处重要的一处古城关隘,肩负着官吏接待、军粮供给、通商通商等职能,政治、军事、文化地位十分突出。峡口历史记载最早始于汉代,明清时期扩大防卫,属山丹卫管辖。明万历年(1573年),巡抚都御使廖逢节率兵重修加固峡口古城,增设防御设施,内为土夯,外为砖包,辅以石条为基,固若金汤,又称“生铁城”。万历二年(1574年),都司赵良臣在石碑上题名“峡口古城堡”。峡口古城占地面积19万平方米,为长方形结构,开东西两门,城内官府、营盘、民宅、商铺、马号等建筑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历史上的峡口城肩负着官吏接待、军粮供给、通商通商等职能,政治、军事、文化地位十分突出。

如此险要的关键,自然少不了历史上许多名人驻足,张骞、霍去病、哥舒翰、赵破奴、唐玄奘、陈子昂、王允中、林则徐等,都在这里或战斗、或戍



1936年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经过峡口,时风雪封城,部队在古城暂驻,无一人惊扰百姓。夜晚寒冷,拆了残破的城楼门窗点火取暖。风雪过后,部队西行。清早百姓醒来,家家院子积雪已清扫,水缸挑满水,院内没少一根柴。街道积雪清扫成堆,城墙边



一堆堆灰炭尚有余温。一段历史,湮没在时间深处,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严明的纪律,却让山丹人民永远铭记。

历代文人学者,赋吟峡口古城的诗词歌赋有30多首,其中唐代诗人陈子昂“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明代岳正“石峡嵯峨胜禹门,万年古迹到今存。两山张披如鸾峙,一水中流似马奔”;清代诗人谢历“塞鸿飘渺长空远,羌管悠扬野草秋”等脍炙人口的诗句,千百年来广为流传。

走进这座古城,铺满泥土的路面崎岖不平,可是没有尘土飞扬,每一粒尘埃都是安静的。天空没有流云,甚至没有飞鸟,感觉历史的天空也是烟消云散。古朴的街道像是历史和现实的一个交汇点。最叫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民国(1914年)的过街楼,它雄居古城中央,为砖石土木结构,二层横梁悬挂“威镇乾坤”牌匾,为清代秀才高鼎所书,古朴沧桑,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也见证着这个古城的昨天。



书讯

民乐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走向幸福》出版

日前,民乐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走向幸福——民乐县城乡融合发展工作纪实》正式付梓出版。该书由中共民乐县委书记李作明、县长牛益民作序,共65万字,分《逐梦》(上)、《蝶变》(中)、《跨越》(下)三部分组成。

党的十九大以来,民乐县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首要任务,贫困人口挪穷窝、换穷业、斩穷根,脱贫致富共圆小康梦;着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和六坝田园综合体建设,造就县城和六坝镇建设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座形态精美、业态新而优、质态高而强的活力新城迅猛崛起;持续开展生态宜居和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厚植生态底色,居住在祁连山浅山区和地质灾害易发频发地段的群众大多安居“两城三镇”,构建起了民乐县城乡发展的新格局。

县政协聚焦全县近些年来的重大发展变迁,重点从“易地扶贫搬迁”“棚户区改造”“生态宜居搬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方面,收集整理史料,精心汇编成书,全面反映民乐县在党的十九大以来建设发展的艰难历程和取得的不凡成绩,辑录社会各战线对伟大变迁的况味感想,展现了全县上下团结一心在中共党的领导下攻坚克难投身民乐建设的精神面貌。(章新俊)

礼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礼县地名溯源》出版

近日,由礼县政协主编的礼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礼县地名溯源》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礼县地域广阔,人文历史厚重,幅员面积4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29个乡镇568个行政村2608个村民小组,1945个自然村落,总人口54.29万人。为了挖掘保护礼县地名文化,展示礼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赓续地名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基因,增强文化自信,激发人们热爱礼县、建设礼县的热情,2018年5月,县政协成立了《礼县地名溯源》编纂委员会,协调有关部门和乡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对域内县城、镇村、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地名溯源进行了抢救性挖掘。采编人员不畏酷暑严寒,多次深入乡镇田间,实地勘察地形地貌,踏勘遗址古碑,走访民间老人,采集挖掘每一个地名中蕴含的历史人文故事,做到了采访调查真实有效,调查时间和地

点、被采访人、记录人明确齐全。在编辑过程中广泛查阅资料,对每个地名进行反复考证,历时5年,数易其稿,《礼县地名溯源》终于付梓出版。

《礼县地名溯源》全书共收录县域内不同类型地名释源1300余条,共计86万多字,整理分为五编,第一编县名探源、第二编村镇同名、第三编山水释名、第四编名胜遗迹访名、第五编地名漫谭。这是一部集资料性、学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史志类文化读本,图文并茂,主题鲜明,特色浓郁,雅俗共赏,拓展了礼县历史文化研究范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礼县地名溯源》对于保护和传承地名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弥补了方志之缺,更好的对外宣传推介了当地乡土历史文化,也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和浓浓的乡愁。(薛小平)